

惊蛰的雷声还没有从头顶滚远,披红戴绿的野菜芽眨眼间就拱破土皮儿,蓬蓬勃勃地占满了田野的每一个角落。田间地垄,沟坎渠畔,岗头水岸,有泥土的地方就少不了野菜亮晃晃的身影——狗拉秧,色拉秧,羊蹄子棵,灰灰菜,银银菜,星星棋布,万头攒动,满眼都是的。其中味道最鲜,也最受大人和孩子们青睐的,当数油绿叶片镶浅紫边儿的荠菜了。那时候,只要走出村口,远远地就能看到这种野菜的身影,麦垄上,菜畦间,由着妻子和蔬菜疯长,也藏掖不住荠菜的情影,生得晚的,碧绿娇嫩,玲珑剔透,叶儿披着薄薄的紫纱,高雅脱俗;生得早的,头顶着几粒细碎的白花,风韵绰约,惹人眼红。孩子们蹲下身,大呼小叫着,一边飞快地把一棵棵荠菜连根拔起,放进随身的竹篮。

天空如蓝水晶,云朵是白棉絮,一望无际的麦田随风起伏,傍晚的阳光把远处的树木镀得恍惚如在梦中。竹篮里的野菜渐渐多起来,心里的骄傲也溢满了,荠菜特有的苦涩香味沾上手,沁入肺腑,让人沉醉,让人憧憬,让人莫名地兴奋。回到家里,母亲会小心地摘去菜根,放到清水里淘洗干净,或拌入面粉上锅蒸熟,再盛出来,掺入蒜泥、酱油、味精和香油,每人一碗分

乡村记忆

摘野菜

谷禾

给全家人,或直接用盘子盛了,端上餐桌,和调好的甜面酱放到一起直接生吃。生活殷实的人家还会拿刀切碎了,掺入特意买来的肉馅,再磕两个鸡蛋进去,用力搅拌均匀了,做成味道特别鲜美的野菜饺子,让人至今想起来仍然舌根生津呢。

摘野菜其实更多是一种泛指,它包括了到田野里挖野菜,还有爬上树捋柳芽、够榆钱、打槐花以及到河里捞水草等。捋柳芽和够榆钱的季节要比挖野菜早些,一马当先的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这些十来岁左右的男孩子。大家各自选定了目标,把木质坚硬的树枝做的钩子放进竹篮,再把一端拴着竹篮的绳子系在腰间,甩了鞋子,吐一口唾沫,在掌心反复搓一搓,双手搂定树身,用力向上,“噌噌”几下就轻松如猿猴一般爬到了树的高处。选定安全的树杈坐稳了,把篮子提上去。近的枝条,我们就伸手够了捋;远

一点的,篮里的钩子就派上了用场;有的枝条实在太远,钩子也够不到,但枝上的柳芽或榆钱却多得诱人,胆子大的孩子干脆摇摇晃晃站起来,一只手抓牢了最近的树枝,尽力把身子和腾出来的手都倾斜过去,仿佛要飞起来似的,真有股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劲头儿。这时如果碰巧有风吹来,他的整个身子都会随着树枝剧烈地摇晃不停。树下的大人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,却不敢出声,唯恐惊了孩子。有的甚至闭了眼,再不敢看。树上的孩子虽然分外镇定,但够到跟前的枝条上的柳芽或榆钱摘下放开后,紧紧抓牢树枝的手掌心里已经沁满了细密的汗珠。树下的大人们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,强令孩子赶紧下来。孩子们逞完了强,也乐得顺水推舟,送大人一份人情,乖乖地答应了。也有孩子牛得很,拿大人的命令当耳旁风,继续得意忘形。我就犯过这样的

事,一不小心从十多米高的树上掉了下来,如果不是腰间的绳子帮忙,不摔个粉身碎骨,怕也要头破脑折了。虽然最后安然无恙,却让大人们惊了个魂飞魄散。但到了下一个春天却依然故我,早把去年的惊险忘到爪哇国去了。

捞水草的安全系数就大多了,只需去村里竹园砍一根足够长的竹竿回来,在一端绑上几根铁钩,去到村外池塘或流经我们村前的练沟河里,把竹竿伸进水深的地方(也是水草茂盛的地方),用力拧几圈儿,拉回竹竿的同时就把许多水草带上岸来了。回到家,大人会把老的水草摘去喂猪,只留下开春后萌发的新叶,也掺入适量的面粉,上锅蒸了再放入蒜泥、味精、香油拌过,端上饭桌还带着浓郁的鱼腥,孩子们却爱吃得狠……

新书架

《商史与商代文明》

传英

由著名历史学家、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主编的“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”丛书,集夏商周历史之大成,历时五载,几易其稿,终于出版。《商史与商代文明》是本丛书中的一款。

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,把历史和考古学紧密结合起来,不仅注意历史资料的搜集,更加注重考古实物的研究,佐证历史更具充分的说服力,为先秦史的进展开拓了一个新境界。作者展示了多年的研究心得,立足最新的学术前沿,视野开阔,精彩纷呈。

郭沫若曾经说:“靠着殷墟的发现,我们得到一大批研究殷代的第一手资料,是我们现代考古

者的最幸福的一件事。这一发现,中国古代的真面目才暴露了出来。”利用商代甲骨文资料结合古文献、考古、其他古文字学来研究商代史,再现商代的社会生活画卷,历史就写得比较接近真实。这是本书与其他学术著作的不同之处。在其中,我们不仅能看到甲骨文与商代史,而且能了解商代的疆域;商族的起源;商汤与夏桀;纣王的功过;商代的方国、侯、伯;佐商的诸贤臣;商代的农、牧和田猎以及三星堆文化等等。所以说这本史学著作,以理论见长,兼顾可读性的著作,是学术、普及统一的历史专著。

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



薰衣草(摄影)

雨晴

名人的一切都令人瞩目,自然也包括他(她)的身后事。虽然葬礼是活者为逝者操办,却映射出逝者的人格与追求。

“世界歌王”帕瓦罗蒂9月6日因癌症去世,其葬礼8日在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大教堂举行。意大利政要及世界歌坛、文化界名流纷纷到场,向帕瓦罗蒂致以最后的敬意。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·波切利在葬礼上演唱赞歌《Panisangelicus》送别一代歌王。帕瓦罗蒂与英国戴安娜王妃是好朋友,他们曾共同为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地雷而努力筹集资金,十年前戴安娜不幸



勿疏小善篆刻 玛和

随笔

名人的葬礼

马承钧

死于车祸的噩耗曾令帕瓦罗蒂万分悲伤,但当他受邀在戴安娜的葬礼上演唱时,他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,理由是他不能“在喉咙都感到悲伤”的状态下唱歌。

有道是“音乐无国界”,著名电影演员兼导演谢添2003年以89岁高龄在京仙逝,这位影坛“常青树”生前已拟好遗嘱,自己安排好“身后事”:力求简单化、不惊动大家;不奏哀乐,演奏肯尼·G的《回家》。其葬礼只有50来人参加,完全没有名人派头,其好友、著名萨克斯演奏家范圣琪的一曲缠绵悱恻的《回家》却引人动容。去年12月24日,相声大师马季的葬礼在寒风习习的八宝山举行。送行的来宾和各地粉丝达上万之多,马季的爱徒姜昆强忍悲痛,率领

众弟子以“鼓掌”的特殊形式向马季告别,也代表马先生向全国听众“谢幕”,悲壮之情令人动容。

2006年10月28日,叱咤风云的香港商界名流、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先生,在与癌症搏斗20余年后于北京协和医院逝世,享年83岁。11月10日在香港柴湾佛教坟场举行隆重葬礼。随葬的祭品中包括霍老生前喜欢读的《红楼梦》、《莎士比亚》等经典,家人希望这些名著能在九泉之下陪伴霍老。

学界泰斗钱锺书先生于1998年去世,写有名著《围城》的钱先生对人生看得很透,连骨灰也不让保存,自然也不开追悼会。使人想起杜甫的名句“千秋万岁名,寂寞身后事”。无独有偶,去年3月2日著名学者、作家张中行先

生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公墓竹厅举行,张先生女儿说“父亲不主张竹节丧事,但作为子女一定要为父亲尽最后一份孝心。”张中行一生简朴,被誉为“布衣学者”,其葬礼也自始至终演绎着“简朴”二字。

今年2月28日,我国“两弹元勋”、著名理论物理学家、中科院院士彭桓武在京逝世,这位科学巨擘安静的辞世与低调的葬礼,正像他从事的理论物理一样:“曲高而和寡”。去年底,另一位科学家、中国生化学泰斗邹承鲁院士去世,告别仪式也简单之极:没有主持人,来宾默默鞠躬送别邹老。邹先生生前有言:“该花的钱花多少都不心疼,不该花的钱多花一分都心疼。”一副挽联如此评价邹承鲁:“一代宗师,已将丰功垂青史;学界泰斗,犹存大节励后人。”不由想起52年前爱因斯坦的葬礼。这位科学巨匠临终叮嘱是:不发讣告,不搞公开葬礼,不建坟墓,不立纪念碑。出殡那天蒙蒙细雨,只有最亲近的12个人为他送行,对外却秘而不宣……一代大师生命最后时刻不改初衷,固守“简单”,高贵气质令人扼腕感叹!

博客丛林

咖啡 不仅是一种时尚符号

程乃珊

曾几何时,在西方世界只是平民饮料的咖啡,来到中国,或许路途遥远成本昂贵,就成贵族饮品。今天,咖啡更成一种“时尚”符号,以至一些人为显示生活质量之时尚小资,便年轻轻装“老枪”,声称一天不喝咖啡就回不过魂,有那样夸张吗?

其实,咖啡自身的价值,远远超过当今那顶“时尚”的桂冠。咖啡是当今仅次于石油、可在世界市场上进行合法买卖的期货商品。

全球咖啡最大的消费市场是欧美,喝掉全球2/3的咖啡豆,还有1/3的咖啡市场在亚洲,其中日本、韩国、印度和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咖啡消费市场,而中国香港,是中国最大的咖啡消费市场。手头一份剪报显示,港人每年喝掉1亿9000万杯咖啡,这还只是指家庭,不包括咖啡馆的统计。

正如黄金昂贵黑煤值钱,但采矿工人都是生活贫困艰难一样,咖啡豆都生长在自然条件相对艰苦的山区,咖啡香浓可口但种植咖啡豆的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民。全球最大的咖啡豆种植区是拉丁美洲,其次为非洲及印尼。以拉丁美

洲为例,咖啡占了其出口收益的2/3,给多达2500万人带来就业机会。咖啡与鸦片很像,一旦发现恶鬼伤人,就毫不犹豫地用苇索捆绑扔给老虎吃。恶鬼怕苇索,怕老虎,更怕神荼和郁垒。最早是用桃木刻成偶人或木板上写上神荼和郁垒的名字,用

看这两个凶神恶煞,你以为是神荼和郁垒?据说汉代画像砖不乏这两位,可我找来找去,我们家的藏砖都不像,这两位不像是手中武器不对,他们有可能又是什么小吏。

相传神荼郁垒都是神人,是审查辖恶鬼的,一旦发现恶鬼伤人,就毫不犹豫地用苇索捆绑扔给老虎吃。恶鬼怕苇索,怕老虎,更怕神荼和郁垒。

避邪驱鬼的原意总是不错的,汉代以后,木质的神荼郁垒渐渐演变成了纸质的门神年画,河南朱仙镇、山东的潍坊、天津的杨柳青、江苏的桃花坞的门神年画,都是这种神荼郁垒的嫡亲,只不过现在的年画不再有神荼郁垒,早就秦琼敬德左右贴了。贴年画也变成了图吉利喜庆的意思,远古神话演绎到现今,日久成俗了。



汉砖画谈

神荼郁垒

张健莹

苇制成绳子挂在旁边驱鬼避邪,后来还在墓门上画一只老虎,老虎把鬼吃了就彻底平安了。

汉代的神荼、郁垒往往印制在墓门的背面,他们那一副模样,像时时刻刻都要追杀恶鬼似的。

避邪驱鬼的原意总是不错的,汉代以后,木质的神荼郁垒渐渐演变成了纸质的门神年画,河南朱仙镇、山东的潍坊、天津的杨柳青、江苏的桃花坞的门神年画,都是这种神荼郁垒的嫡亲,只不过现在的年画不再有神荼郁垒,早就秦琼敬德左右贴了。贴年画也变成了图吉利喜庆的意思,远古神话演绎到现今,日久成俗了。有次去深山区采风,春节刚过,家家户户的对联门神还鲜亮,纯朴的老山上放牛下地干活只把门轻轻一关,不像城里人里外加锁,也许他们心里有门神看家比锁还管用。

连 载

穿越死亡

朱秀海 著

“通知部队开始行动!”刘宗魁对上官峰说。上官峰回答了一个“是”字,转身用电台向山下发出了行动开始的命令。

很快,山下的十几台铁路机车此起彼伏地轰鸣起来,接着,从这些轰鸣声中又传出了无数地雷在碾压下爆炸的细碎的、如同除夕的鞭炮一般激烈的声响。

“今天咱们来扫雷。我想就叫扫雷算了。”上官峰说,得了儿子是最重要的,起什么名字在他是不重要的。

“不好不好,太土气了!”刘宗魁反对道,“咱们不是为了扫雷而扫雷,咱们是为和平而扫雷。……我说干脆就叫和平吧!”

“叫和平的人太多啦!”江涛慢声细语地插进来,反对刘宗魁,“再说军人没有和平。既然是当兵的儿子……干脆就叫备战!”

“不行不行,你那名字一听就是个战争贩子,”刘宗魁喝下一杯酒,激烈地反对道,“还是叫和平!”

“叫备战!”

“叫和平!”

“完)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42

连 载

很快,曹先生的角色便从照相师转为被照。单反的、傻瓜的,还有手机等各种各样的照相机全都对着他个不停。也难怪,曹先生一直有粉丝无数,只要他现身湖南的名胜古迹,总会被热心观众(多半是女观众)围得水泄不通。更何况在超女的直播厅里,密密麻麻的一千多人中,清一色的黑头发、黄头发和光头发,只有一头银发夹杂其中,曹先生怎么能不吸引众人的眼球,又怎么能不消耗那么多相机的电池呢!

公平坦白地说,曹先生并不算是粉丝,因为他一没发短信投票,二没因为哪位超女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。在长沙,他只是不止一次地说,他其实是想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电视节目会如此火爆。说这些话时,曹先生正襟危坐,表情像极了他在《时事开讲》里对嘉耀说,为什么“319枪击案”会在台湾发生。

无论如何,跑到现场观看超女的老头儿并不多见,曹先生若非独一无二,也一定可以称得上稀有罕见。

但愿在未来的日子里,曹先生能够继续带领我们泡吧喝酒,做个越来越年轻的老头儿。

(二十九)一对活宝——梁冬、嘉耀

梁冬和嘉耀是凤凰的一对活宝。

两人均来自广州,中学是同学,大学睡一个宿舍,毕业了又在凤凰共事。同一片屋檐下,生活了十几年,连同事都替他们俩担心,会不会因此产生“审美疲劳”。

在屏幕上,梁冬超级耍宝,喋喋不休,嘉耀则老成持重,少言寡语。在屏幕下,其实两人都一样地有些话痨,而且说话的语气惊人地相似。只要他俩在,但凡想插句话,定是要拿出见缝插针的本领。

因为两人知根知底,所以,他们常常互揭老底。

鉴于来自中国内地的主持人都没去过台湾,2004年,爱凤凰胜过爱自己的嘉耀热心地给老板和院长写了份报告,大意是作为沟通两岸三地华人的桥梁,凤凰却有许多主持人从未登陆台湾,如不能身临其境现场感受,实在是有点“桥梁”的盛名。

大概觉得嘉耀言之有理,老板和院长居然很快批示,照此办理。

6月,以传媒交流的名义,我们终于成行了。然而,七个人的旅行团中,却唯独少了为我们跑前跑后张罗此事的嘉耀。或许是在电视上批判

“军长,受领任务前我在军区见到了咱们的老首长,”他换了一个话题,对江涛说,努力使气氛变得和缓些,“陈副司令员对我说,邱老的夫人从北京又传来了电话,询问你对他们家邱雯的态度。”

江涛回瞪他一眼,目光中的含意与其说是制止这个话题,不如说是恳求他别往下讲了。今天,只有刘宗魁敢于这么深入地进入他的私生活。公母山之战以后,上上下下的人们都知道他们俩是一对最亲密的朋友。

“老刘,这件事……你容我再想一想,”江涛说,在警卫员铺在地上的一块布巾中坐下来。

刚才下山去的上官峰又重新上了主峰,并让通信员从挎包里掏出了酒、三只酒杯和几只可做下酒菜的罐头食品,放到军长和师长面前,高兴却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:

“今天我请两位首长喝酒。……早上刚接到我老婆来信,说她给我生了个儿子!”

“儿子?!”江涛和刘宗魁几乎同时叫起来,眼睛放光,他们都为上官峰高兴。



墨迹 曹子墨